



四庫全書

第八一冊

四庫全書

●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冊目次

詩經世本古義
卷卷
末首

明何楷撰……………一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經世本古義卷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錫寶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齡榮履勛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脈

校對官編修臣王學海

謄錄監生臣杜申

御題何楷詩經世本古義

明何楷閩人著詩經世本古義凡二十八卷依時代為次名曰世本古義以公劉七月大田甫田諸篇為首而殿以曹風下泉計三代有詩之世始夏少康終周敬王凡二十八王因配以二十八宿各為序目雖其書於名物訓詁考證詳明而鉤棘字句牽合史傳強附名姓時代以舒窈窕兮指為夏徵舒碩鼠指為魏壽餘又以草蟲為南陔菁莪為由儀絡繹為崇邱穿鑿傳會不可枚舉且以孔子刪定之三百篇敢於任意顛倒不師古訓妄興異議實索隱行怪之徒不可為訓徒供考證正宜束之高閣耳

弗遵孔子所刪詩叙世傳經自出奇割裂雅風畏忘彼差排星宿巧符其楷而失則何之謂撰以成乖杜豈辭可惜用功無用地束諸高閣合於斯

欽定四庫全書

御製詩經世本古義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三

詩經世本古義

詩類

提要

臣等謹案詩經世本古義二十八卷明何楷撰楷有古周易訂詁已著錄其論詩專主孟
子知人論世之旨依時代為次故名曰世本
古義始於夏少康之世以公劉七月大田甫
田諸篇為首終於周敬王之世以曹風下泉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世本古義
提要

之詩殿焉計三代有詩之世二十八王各為
序目於前入於卷末仿序卦傳例作屬引一
篇用韻語排比成文著所以論列之意考詩
序之傳最古已不盡得作者名氏故鄭氏詩
譜缺有間焉三家所述如闕雎出畢公黍離
出伯封之類茫昧無據儒者猶疑之弗傳楷
乃於三千年後鉤棘字句牽合史傳以定其
名姓時代如月出篇有舒窈窕兮舒懷受兮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世本古義
提要

之文即指以為夏徵舒此猶有一字之近也
碩鼠一詩茫無指實而指以為左傳之魏壽
餘此孰見之而孰傳之以大田為幽雅豐年
良耜為幽頌即屬之於公劉之世此猶有先
儒之舊說也以草蟲為南陔以菁菁者莪為
由儀以蟋蟀為崇邱人孰傳之而孰受之大
惑不解楷之謂乎然楷學問博通引援賅洽
凡名物訓詁一一攷證詳明典據精確實非
宋以來諸儒所可及譬諸蒐羅七寶造一不
中規矩之巨器雖百無所用而毀以取材則
火齊木難片片皆為珍物百餘年來人人嗤
點其書而究不能廢其書職是故矣乾隆四
十六年六月恭校上

總纂官 臣 紀昀 臣 陸錫熊 臣 孫士毅
總校官 臣 陸費墀

詩經世本古義序

昔者孔子之教天下道不外乎六經而禮樂為王者之事當世必皆各有成書如周禮儀禮之類不容以意為之損益其所手定惟易書詩春秋四者易衍十翼春秋修舊史皆述也而有作焉若書詩第以棄取見義而已易春秋之為書一明理一紀事各自孤行而書詩則兼禮樂而有之是故易體也春秋用也垂書詩以寄禮樂聖人治世之跡所以流露于體用之間者也然以理言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世本古義

則禮樂仍與易為類物之有本末也以事言則書詩又與春秋為類道之有升降也不明乎此亦未有能讀書誦詩者也夫以書為兼乎禮樂類乎春秋人猶信之若詩則第以道性情一語蔽之足矣將安取此嗟乎詩教失傳莫大于是今夫詩在書中不過諸製之一若五子之歌是也諸製各因一事而作宜不能多而詩則上播諸聲律下形諸諷詠無地而不有詩無人而不可以作詩當孔子之世而古詩存者至三千餘亦云夥矣而所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世本古義

刪存者厘厘止此其所以存之者必有故也錄其所從來者異故於一體中自以風雅頌為之標別然亦必皆因一事而作則其世固可知也夏商之文獻皆不足矣宋猶存商頌五篇杞無一焉惟周室先祖之詩藏在故府幸不放失聖人以為此二代文獻之猶存者也故取公劉邇邇諸詩以續五子之後取王季文王諸詠以廣商頌之遺其於二代蓋彬彬矣書斷於穆春秋始於平中間若厲宣幽三王之際皆周室改革之大者而其事跡杳如也舍詩將安所徵之故詩者聯屬書與春秋之隙者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諸儒推測未有得其解者也今以世考之詩亡于下泉正當敬王之時春秋之作適有感是時耳蓋至是而周不復興矣平遷王城敬遷下都愈趨愈下聖人所以投筆而自廢也聖人之刪書也其心猶以王為未足也曰必如帝者斯可矣刪詩則不及帝矣而其大指所在特惓惓屬望于中興曰孰能如夏之少康殷之盤庚武丁

者乎故於二代之詩獨有取于三君之世此尤足以見春秋託始平王之意也若夫典章文物聲容施數之盛散見于詩中者粹然明備至纖而不可遺至繁而不可亂按之三禮無一不含有王者起特舉而措之耳是又聖人之借詩以存禮樂也蓋昔孔子雅言詩書執禮而不及樂他日又言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而不及書明乎舉詩足以兼書猶之舉禮足以兼樂也其言詩書恒在禮樂之先者以禮樂取諸詩書中而足也後儒視詩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卷之四

三

太淺索詩太易益亦思聖人所以廣收約取著之為經與易書春秋並垂者其立教宜何如精嚴而可輕以里巷謳吟文人詞曲例之乎凡余說詩是不一術先循之行墨以研其義既證之他經以求其驗既又攷之山川譜系以撫其實既又尋之鳥獸州木以通其意既又訂之點畫形聲以正其誤既又雜引賦詩斷章以盡其變諸說兼詳而詩中之為世為人若禮若樂俱一一躍出於是喜斯文之在茲歎絕學之未墜也當其沉思莫解

寢食都忘疑竅將開鬼神如牖亦閱七載手不停披斯已勤矣書成悉依時代為次名曰世本古義仲子與氏誦詩論世之指也卷凡二十八與經宿配每篇倣古序體更定小引以冠其前其諸義未安者則附見之章句之後欲使觀者了其巔末有所攷鏡焉挂漏之病知不能無紕繆拾遺以俟來哲崇禎十有四年歲次辛巳夏四月丁卯古閩何楷書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卷之四

四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世本古義卷首

原引

明何楷撰

古文詩作詠以言心有所之形而為言斯其義也

志也志發于言詩之也心有所之形而為言斯其義也

心為志發言為詩詠以言心有所之形而為言斯其義也

太師采之采詩官也詩經之詩序云在

以聞于天子禮記云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太師陳詩以

觀民風文中子云薛收問曰今之民胡無詩子曰詩者

民之情性也情性能亡乎非民無詩職詩者之罪也陳

傳良云春秋之哀以禮廢秦之亡以詩廢嘗觀之詩列

政之詩賦役之重天子諸侯朝廷之嚴而後妃夫婦祗

席之秘聖人為詩而使天下匹夫匹婦之微皆得以言

其上宜若於天下輕君之心不悟顧歎而不

戾相與攜持去之而不思是故湯武之興其民急而不

敢去周之衰其民哀而不敢離蓋其抑鬱之氣舒而無

聊之意不蓄也嗚呼詩不敗作天下怨極矣卒不能勝

共起而亡秦秦亡而後快於是始有匹夫匹婦存亡天

下之難鳴呼春秋之衰以禮廢秦之亡以詩廢吾固知

公卿大夫之禍速而小民之禍遲而大別其美惡以

詩者正所以維持君臣之道其功用深矣別其美惡以

資教化詩序云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教人倫美教化

子云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

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唯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

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為教其或感之之機而所發不能

無可擇者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

是亦所以棄取之間官實為政故變文施詩古文拙石

為教也詩石寺者法度之廷也說文云寺廷也或曰寺之為言

侍也周禮天官寺人注云寺之言侍也詩寺人取其可

侍也孟子疏云言寺者欲取親近侍御之意

以侍御于君也虞書舜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

此以詩侍御于君之意也又孔穎達云傳云詩謂諫

說負子之禮曰詩負之注謂詩之言承也春秋說題辭

曰在事為詩未發為謀恬澹為心思慮為志詩之為言

志也詩緯金神靈曰詩者持也然則詩乃三訓也志

也持也作者承君志之善惡述已志而作詩為詩所以

持人之行使不失墜故一名而三訓也今按言志為詩

自是本訓更取持義已屬迂遠若內則詩負之云直是

錄詩持相近而誤但當通作持耳強訓為來支離斯甚

上古質樸靡得而稱聲舜命蒞詩名方顯鄭玄詩譜序云

于上皇之世大庭新輟運于高辛其時有亡載籍亦茂

道放於此乎孔穎達云哀樂言聲依律和聲然則詩之

非緣人事故然在表調嘯之成聲風有歌聲之容然則

詩理之先同夫開闢詩述所用隨運而移上皇道質故

綴軒輊其始入云古政繁亦無歌之理切唐虞乃見今

鼓琴籥必無文字雅頌之聲故伏羲作琴瑟女媧笙簧及

費穆土鼓必不因詩致也迨乎孔子之世古詩存者三

千餘篇於是去其繁複錄其止于禮義歷得十之一司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世本古義

11

可以垂立教古之人勿而聞歌頌聲長而識詩義之意故人之學錄詩而興也夫師宿儒世工以納言時復學豈能著以為經而賦之其施之學校以教士與禮典起也

樂書相參謂之四術為經荷歟偉矣詩已畢夫子問曰爾亦可言始則取矣乎夏對曰詩之於事也昭昭乎若日月之光明燎燎乎如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弟子不敢忘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詠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亦可發憤忘食矣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之洋洋可以療飢志食矣詩曰衡門之嘆吾子始可以言詩已矣然子以見其表未見其裏

顏淵曰其表已見其裏矣何有哉孔子曰聞其志不入其中安知其表也哉之所在乎然欲入非難也如常患不入其志已入其中前有高山後有深谷冷冷然如此立而已矣不能見其裏蓋謂情微者也論語子曰詩三百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世本古義

11

可以垂立教古之人勿而聞歌頌聲長而識詩義之意故人之學錄詩而興也夫師宿儒世工以納言時復學豈能著以為經而賦之其施之學校以教士與禮典起也

樂書相參謂之四術為經荷歟偉矣詩已畢夫子問曰爾亦可言始則取矣乎夏對曰詩之於事也昭昭乎若日月之光明燎燎乎如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弟子不敢忘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詠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亦可發飢忘食矣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之洋洋可以療飢夫子見其表未見其裏曰噫吾子始可以言詩已矣然子以見其表未見其裏顏淵曰其表已見其裏矣何有哉孔子曰聞其志不入其中安知其表也哉之所在乎然欲入非難也丘常患心盡志已入其中前有高山後有深谷冷冷然如此此立而已矣不能見其裏蓋謂情微者也論語子曰詩三百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世本古義

v9

者宜何歌也師乙曰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漢興有魯公燕三家之學皆列學官司馬遷云詩於魯則韓太傅班固云魯申公為詩訓故而有齊韓國燕韓生皆為之傳按魯詩弟子顯者為孔安國韋玄成王式龔述祖通魯詩弟子顯者為蒯望之巨街嬰奉魯最先顯申公以弟子從師丹韓生即韓太傅之傳名燕齊最先亡謂志云齊詩時博士轅因為孝景時博士齊最先亡謂志云齊詩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按今韓詩所傳唯有外傳十卷魯詩出于浮丘伯浮丘伯者荀卿門人也齊燕不知所從受而韓氏之學乃

自謂其詩不如易深

班固藝文志云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

問殊然歸一也孝宣時詠歌錄生以

易微曰嘗受韓詩不如韓氏易深

許魯為近之

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為近之

公詩出稱得傳于子夏不與三家同以授毛甚然其本

亦出荀卿云毛公名亨或云魯人或云河間人序錄徐

倉子授魯妙子弟妙子授周大毛公陸璣云子夏傳

魯人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

報牟子報牟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毛公

初學記云荀卿授魯國毛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

時人謂亨為大毛

傳至衛敬仲有序行世

公長為小毛公

後漢儒林傳云衛宏字敬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世本古義

仲東海人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宏從受學作毛詩序

善得風雅之旨于今傳于世鄭樵云漢興四家之詩毛

詩未有知詩之序大梁與今世齊詩得序而益明漢

儒多宗之如司馬遷揚雄范曄之徒皆以二南作為之註而

哀之時此韓學也毛詩至衛宏為之序鄭玄為之註而

毛序之學盛行又非韓詩所敢望也或者謂大序作于子

夏小序作于毛公於說非也序有鄭箋其不

又謂大序作于聖人小序作于衛宏謂小序作於衛宏

是也謂大序作于聖人非也命篇大字蓋出於當時採

詩太師之所題而題下之序則衛宏從謝曼卿受師說

而為之也或者又曰序之文辭委曲明白非宏所能為

曰使宏鑒空為之雖孔子亦不能使宏誦師說為之則

雖宏有餘失意者毛氏之詩歷代講師之說至宏而悉

加詮宏焉今觀宏之序有專取諸書之文至數句者有

權取諸家之說而辭不堅決者有委曲宛轉附經以成其

義者宏序作于東漢故漢世文字未有引詩序者惟廣初

四年有魯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語蓋魏後于漢而宏之

序至是而始行也朱子云儒林傳以為衛宏作毛詩序然

鄭序又以為諸序本自合為一編毛公始分以置諸篇之

首則是毛公之前其傳已久宏特增廣而潤色之耳程大

昌云古序之與大序今混并無別然有可改者凡詩發序

而語如閼維后妃之德也世人之謂小序者古序也而語

意也凡在傳國語所當登載則深切者明歷歷如見荀子

書之所不言而古詩又無明證則第能明歷歷如見荀子

意未有一序而能指言其事也此又有以見序之所

起非親生作詩之世目擊賦詩之事自可以當

定不疑也然則雖諸序之為宏作真實錄失鄭康成氏

遵暢毛旨特為之箋

于皇太子諸王者也鄭以君師之禮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世本古義

待毛說又申明毛義以難三家遂廢矣

呂祖謙云左氏

氏合歐陽修云毛氏

序與孟子說詩多合鄭又著有詩譜序云漢屬已上歲數

始應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譜欲知源流清濁之

所慮則備其上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譜欲知源流清濁之

行而觀之此詩之大綱也舉一綱而萬目張詳一卷而

衆篇明于力則鮮于思則寡其諸君子亦有樂于是歟

自後言詩者不越毛鄭為宗宋諸儒間用已意有所

發明而朱子集傳多不取小序及二氏之說其書簡徑

易曉讀者便之於是古學益微近世又有偽為魯詩而

託之子貢傳者意觀與毛傳並行然掇拾淺陋有識哂

馬橋家世受詩先曾大父志齋府君諱良紹歲士先君

即印海每舉孟子論世一法五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

也以為詩學要領謂不能論其世以知其人則不能知

其詩之從何而作不能知其詩之從何而作則所以說

之者皆囁語耳又引文中子聖人述史三馬之說文中子謂

薛收曰昔聖人述史三馬其述書也帝王之制傳矣故

索馬而信搜其述詩也與廢之跡顯故究馬而皆得其

明故致馬而皆當謂書詩春秋原相首尾詩即史也

小子受而識之不自揣量旁稽力索積以歲月始成詩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世本古義

經世本古義一書按古有世本十五篇司馬遷采世本

事者所記錄黃帝以來帝王諸侯及卿大夫系譜名號

又皇甫謐之推背謂世本左丘明所書今不傳故家

大人竊取其名而復纂古義每篇各為小引以識其世

計三代有詩之具有依據亦多舊所未發非敢求多前

賢聊以仰承先志云爾若夫權訓詁則鄭字康成孔

達著正義之功決不可誣古詩有云讀詩不到康成孔

修則朱子之言深得其要朱子云詩之為人人事深于下

學之也當奈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

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諫以昌

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情性隱微之周審之言行樞機之

始則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尊聞行知曾子云高明

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尊聞行知曾子云高明

失其大矣願與誦詩者共昂誦鄭氏深有所善觀詩

孔子子思善論詩者當達詩中之理如子貢子夏善學

詩者當取一二言為立身之本如子路南容受之謂請

詩終身誦之

論十五國風

附錄

朱子云國者諸侯所封之域而風者民俗歌謠之詩

也共十五國其次第先後傳者亦各不同周南召南

邶鄘衛王鄭齊魯秦魏唐陳曹此周太師樂歌之次

詩也周召邶鄘衛王鄭齊魯秦魏唐陳曹此周太師樂歌之次

齊魯魏唐曹鄭鄭陳秦魏此子貢傳中培說之次第也

周鄭次第在孔子未刪詩之前子貢傳中培說之次第也

近世一俟毛傳問有推測亦或可觀然未必聖人之

意也至若詩之名風厥有三義其一者繫乎土天

有八風以宣其氣人資五土以命其質故五方有性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卷之六

一人之本謂之風古太師陳詩而天子躬于明堂臨
 觀政治焉蓋其重也其一者辨乎雅體列國之風化
 不齊聲氣雖不類而體則一其故風之體輕揚和婉
 託物而不著于言辭之表大序所云上以風化下俾
 之聞意審越于言辭之表大序所云上以風化下俾
 以風刺上主文而誦諫言之者無罪闕谷倉穀州木
 故曰風刺是也又史記云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
 歌風左傳襄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
 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
 勤而不怨矣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淇水之風而
 者吾聞衛衛武公之德如是其衛風而為之歌鄭曰美
 哉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為之歌鄭曰美
 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美
 哉決決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
 也為之歌幽曰美哉蓂莪之華不潔其周公之東乎
 為之歌秦曰此之謂秦風大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
 周之舊乎為之歌魏曰美哉汾風乎大而婉倫而易
 行以德輔此則明也為之歌豳曰思深哉其有陶
 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自郤以下無誰
 若夫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郤以下無誰
 焉來子引舊說二南為正風所以用之閨門卿黨邦
 國而化天下也十三國為變風所以用之閨門卿黨邦
 存律備親省而垂鑑戒耳然僅止于十五國何也周
 衰時亡則訂止此以十五國為變風所以用之閨門卿黨邦
 夫詩序云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
 之苛吟咏性情以風其上達于事變而懷其傷悲者
 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而懷其傷悲者
 禮義變王之澤也文子中子云列國之風深以固其
 篤曰我君不卒求我其上下相安乎及其變也夢
 而散其人蓋傷君恩之薄也而不敢怨曰猶吾君也吾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卷之六

得進乎何敢忘故曰三代之末尚有仁義存焉
 在雅頌前何也鄧元錫云風自下起故詩莫先于風
 方之風謂之雅雅亦風莫大于閨門言天下之事形四
 台成功于神明風者神明之道也明乎風而三經三
 緯之旨具達之矣陳陸泰云國有風而天下無風
 者立於外而觀之俗慙者矣未聞有曰天下之俗
 吳之俗僇楚之俗慙者矣未聞有曰天下之俗
 既不可專指以為名且皆立於天下之中又誰從其
 與外而觀之而因以名也哉故欲名天下之風者必
 尚忠周立於殷之外則曰高尚質後世立於周之
 則曰周尚文而中國立於蠻貊之外則曰蠻貊之
 貴止而賤老何者以專指之以外名之勢固然也故
 諸侯之詩名之為風而天子之詩名之為雅為頌然
 而周頌勢而與即周之政事好尚見焉魯頌勢而與
 即魯之政事好尚見焉商頌簡而明即商之政事好
 尚見焉獨非風歟曰此所謂以專指之外名之者
 也雅之正變可以觀世幽然不列於風者各有統焉
 耳雅與風則天子之樂章多周公所定變大小雅與
 正大小雅則天子之樂章多周公所定變大小雅與
 即鄭以下之時參摻斷自幽平之世乃國風則已昌
 入春秋矣風者出於雅之前後者也又程大昌
 云詩有南雅頌無國風其曰國風者非古也夫子嘗
 曰雅頌各得其所又曰人而不為周南召南未嘗有
 言國風者予於是疑此時無國風一名然猶恐夫子
 偶不及之未敢自主執也左氏記季札觀樂歷叙周
 南自邶至豳其類凡十有三率皆單紀國土無今國
 風品目吾是以知古固如此非夫子偶於國風有遺
 也蓋南雅頌樂名也若今樂曲之在某官者也南有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卷之五

十一

論雅

周雅頌有周魯商木其所從得而還以繁其國土也
二雅均之為雅音類相同又十二律然既有大小則聲呂也
有豐饒康肉亦如十三國者詩皆可采而聲不入樂則
若夫郊至幽此十三國者詩皆可采而聲不入樂則
直以徒詩者之木上故李氏所見又云周工所歌單
舉國名更無附諸知本無國風也又云春秋載國以
來諸侯則自卿至士賦詩無一詩在數字之用鹿鳴卿飲
酒之笙簫庚鵲巢射之奏賜虞承顏諸如此類未國
或出南雅之外若然後知南雅頌之為樂詩而諸國
徒詩是已若謂詩無名則不必然樂記師乙告子
貢明有歌風之語即季札亦曰是共衛風乎又曰洪
叔六詩以風為首則
風名非出于古而何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卷之五

十二

雅欲其誠疾不失正也賓出以雅用祓夏以示成則
五舞以雅可知先儒謂狀如漆桶而斧口大二圓長
執所以節舞也一曰中有雅聲畫為雲氣竊疑雅之
取義蓋本於此故舊說相傳皆以正訓雅子夏云
者正也程子云雅者正言之言也又云雅者陳其正
張子厚亦云雅之體直言之比與差少無隱諷諫
之巧而朱子則以為正雅之歌也愚按雅題不曰周
者以所載皆周室之詩絕無異代相涉故不言周也
若夫分爲三理或主辭或主聲子夏云言天下之事
四方之風謂之雅言王政之所臻廢典也政有大
故有小雅焉天下之事如鹿鳴之燕嘉賓四牡之勞
使臣皇皇者華之遣使臣是主一事而言之也至於
大雅則泛言天下之事如文王之詩言文王受命作
君大明之詩言文王有明德之類朱子云小雅者天之
子遠下之詩大雅則止人君可歌馮時可云小雅者天
怨刺譏之意多雅之變者憂憫規正之詞切此以
上皆主政為說者也蘇軾云小雅之失所以為小雅
德之存亡政事雖大形也道德無小不可以形盡也
蓋其所謂小者謂其可得而知量盡于所知而無餘
也雖所謂大者謂其不可得而知而然其無涯者也
故雖命諸侯征伐四國事之大知者而小雅行者
言燕兄弟者老靈臺言康鹿魚鼈蕩刺飲酒疏呼韓
奕歌韓侯取妻皆事之小者而在大雅大政之得失
利害止於其淵云小雅主事大雅主理官謂之小
者詩雖典正未至於渾厚大雅主理官謂之小
醇矣鄧元錫云小雅王事大雅天道小雅情麗乎則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世本古義

卷五

大雅性通乎命小雅親臣大雅格君此大小之所以
 別也此以上皆主理為說者也蘇軾云春秋觀周樂
 曲而有直體者寬而不流不流而思而不惑怨而不言夫
 狹而不迫也雖此觀之則大雅小雅之所以異者取
 持以體之不同商恭侵柔安曲意在言外風之體也
 明白正大直言其事雅之體也此在雅之風者雅也
 之典義亦微婉之體者為雅之體也此在雅之風者雅也
 公稱離騷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國風怨誹而不亂若
 離騷者所謂雅之風也雅與風相類而大雅不可與風
 兼大雅見小雅與風相類而大雅不可與風
 言在詠上於昭昭矣此以上皆主辭為說者也孔穎達云有大雅之別
 昭昭矣此以上皆主辭為說者也孔穎達云有大雅之別

小雅之聲樂記曰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
 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鄭樵云小雅大雅特隨其
 音而寫之律耳律有小雅大雅則歌小雅大雅特隨其
 有別也程大昌亦云南呂大雅則歌小雅大雅特隨其
 某宮者也南呂大雅則歌小雅大雅特隨其
 以繫其國土也二雅獨無所繫以其純當周世無用還
 標於坊之雅音類既同又自別為大雅小雅聲度也
 有豐殷康肉亦如十二律然則大雅小雅聲度也
 陸深云大雅小雅猶今言大雅小雅聲度也
 銘深云大雅小雅猶今言大雅小雅聲度也
 以聲者為類而所被之器亦有不問後人失之聲也
 以名義求非詩之全體也此以上皆主聲為說者也
 之四說者分則各成一是一執則必至難通在主政與
 主理者頗相彷彿彼以小雅如燕饗違陽南征北伐
 之類固為小雅而常武之興師何以大雅六月卷阿
 之求賢何以大雅而鹿鳴乎在主辭與主聲者頗相仿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世本古義

卷五

佛彼不外借風雅之純雅以別大小夫然賦雅
 靈臺危驚非禱乎風者耶何以載于小雅然賦雅
 攻吉日非純乎雅者耶何以載于小雅然賦雅
 括而合言之曰小雅大雅皆雅之詩小雅多言政
 事而兼雅之聲莊嚴典則小雅之義盡此矣而
 和動大雅之聲莊嚴典則小雅之義盡此矣而
 雅之雅中又有正變之說其篇次依序夏序為雅
 云大雅之雅中又有正變之說其篇次依序夏序為雅
 原天命上治內復其美所以治外此二雅進順之先
 文所以治內復其美所以治外此二雅進順之先
 下及極野聖之情若南有嘉魚之助如此而已大雅生民
 之時詩也傳曰大雅之助如此而已大雅生民
 道同終始相成曰大雅之助如此而已大雅生民
 為正經其用於樂國君以天子樂天子以侯歌雅合文
 賓或上取其用於樂國君以天子樂天子以侯歌雅合文

王諸侯歌大王合鹿鳴諸侯於鄰國之君與天子
 諸侯同天子諸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
 卿大夫其者器大較見在書籍禮樂崩壞不可得詳
 亦頗善德過正之次也蘇氏謂變雅美惡各以其時
 義凡數百年至正之次也蘇氏謂變雅美惡各以其時
 正詩自咸康以後周室不競至幽厲而大壞其政亦
 數百年其舊之也則厚矣是以其詩不復其舊而為
 之變鄧云古石王會朝受釐若燕饗不復其舊而為
 公相成王定樂力製為賓師友燕兄弟洽厚下勞使
 上以至下與賢有士遣將命成早各因其尊親之義
 旁下之等敬愛之也則其祭為燕饗會朝陳成之時
 命之明赫揚祖德之盛隆為燕饗會朝陳成之時
 政之大雅故雅者正也風者政也風未於家而化成於國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卷之五

卷之五

十七

字以異其名而讀者不覺耳南陔即草蟲也東哲補
亡詩註云陔既也隴者大坂也其第四章曰彼爾雅何維
曰南陔也常華即朱薇也其第四章曰彼爾雅何維
第四章曰常華即朱薇也其第四章曰彼爾雅何維
日也篇中有吉日庚午之語序丘即報慶也曰丘即阿
章曰樂且由儀即著者義也其首
摘篇中二字常武亦摘篇中一字去其重取可施於
史記言古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
禮義者三百篇其遺胡昌邑王曰大王誦詩三百
詩緯尚書定數正與今詩見在篇數相合則六笙詩
夫子則采定數正與今詩見在篇數相合則六笙詩
篇居西都豐鎬時之詩益泥于王者之途燒而詩亡
欽定四庫全書

論三頌

劉勰云四始之至頌居其極昔帝啓之世咸墨為頌
以歌九韶自商以下文理允備風雅序人事兼變為正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卷之五

卷之五

文

頌主告神義必結美斯乃宗廟之正歌非燕饗之
以聲節之其音則通作誦誦者誦也皆文曰誦
頌之成言誦也容也故周禮太師教六詩六曰頌注云
也告成功于神明則頌之義也樂記經云寬而靜
柔而正者宜歌頌左傳吳公子札來聘請觀于周樂
遠而不謫還而不淫復而不厭取而不屈通而不偏
用而不流五聲八風平節有度守皆有序盛德而不
行而頌有聲曰周曰魯曰齊曰宋曰燕曰衛曰鄭曰
所同而孔頌達謂太平德洽始報神功頌詩直述祭
祀之狀不言得神之功但美其祭祀是報德是祭祀之
惟周頌耳其商魯之頌則異于是商頌雖是祭祀之
歌祭其先王之廟述其生時之功正是死後頌功德
以成功告神其體異于周頌也魯頌主述魯公功德
繞如變風之美者耳又與商頌異也子夏序詩次三
頌謂別以尊卑之禮故魯頌以諸侯而後于周頌陳傳
良謂別以尊卑之禮故魯頌以諸侯而後于周頌陳傳
雅不言周頌言周者以別商魯也周益孔子所加也
先代之頌必示三代或有闕于魯頌題周以別之故
知於下如周也或有闕于魯頌題周以別之故
有頌是階也商則先代矣而錄其頌何為必欲備三
恪則何以不及虞夏乎曰此孔子之所私也以為
諸篇所刪之詩云爾蓋孔子刪詩不出周詩雖公劉
則吾父母之國與吾先世之有天下者奈何使其詩
則吾父母之國與吾先世之有天下者奈何使其詩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

綱而不錄，誤而失傳，故存魯頌之四于周後，而又綴商頌之五于魯後，是孔子之所以自若也。主人習其詩，而問其傳，則知是剛之出于孔子也。使刺詩非孔子或孔子非魯人，又或其先非殷之子孫，則必不錄此二頌也。乃子貢傳但有周商二頌，而取魯頌之詩，猶所為魯頌，夫風頌與體頌何得而取此後世？文矣，故反本而受之頌。鄭元錫云：夫周而大雅，文乎？正頌通神明則至于命極矣。故詩以頌終，焉不其深乎？陳際泰云：頌于詩為最尊，事神之詞，終焉而尊之已焉。且人事終而鬼神始，微風以德化感，遠而尊之君臣以慈惠盡下情，道德義上志欲其祀夏配天，收天下之豫以薦帝享，祖蔑錄也。頌之語視雅莊視風尤莊，何也？事神之道加肅焉。兩也風一事也而疊言之，即雅亦多有此風。主咏嘆雅主歌詠而頌則無是。

九

也事神之道加肅焉。兩也歐陽脩云：古詩之作有天下焉，有一國焉，有神明焉，觀天下而成者人不得而私也，體一國而成者衆不得而遠也，會神明而成者物不得而欺也，不私焉雅著矣，不遠焉風一矣，不欺焉頌明矣。又按雅雅次頗有淆亂不依其世，疑非孔子之舊然孔子所云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者亦但據正樂而言謂某禮當某樂某樂之章當取之小雅或取之大雅某樂之章當取之頌皆各得其所耳，非為序詩發也。

篇次

角部

公劉

七月

甫田

大田

豐年

良耜

載芣

行葦

充部

長發

氏部

那

烈祖

玄鳥

房部

殷武

心部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

關雎

鵲巢

桃夭

螽斯

葛覃

尾部

采芣

卷耳

鹿鳴

南山有臺

伐木

箕部

草蟲

出車

四牡

杻杜

皇皇者華